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孫晉元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春秋隱公元年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周正月

公羊傳春者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天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

一統也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

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

臣謹按春王正月胡傳謂以夏時冠周月夫以從周之聖人作春秋經世章首即背時王何以示尊獎何以懲僭竊且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是以十一月為正月周本冠冬于正月聖人强冠之以春是周原行夏時而聖人反改冬為春不特不從周

并非所以行夏時尊王垂法兩者俱失安國之說似未允也商以丑為正是以夏之十二月為歲首其書即位不言惟元祀正月而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則商改正而不改夏之月數明矣豳風周詩也月令周制也皆與夏正合或疑月令出于秦未足証周但豳風所紀皆從夏時夏月或疑公劉國于豳正當夏代豳風乃周公追述前事宜從夏正但十月蟋蟀之下而言曰

為改歲則十月後之改歲明屬十一月是豳風紀月悉從夏月而寓改歲于其中周雖改正而未嘗改月改時明矣且周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以四月維夏推之則正月維春可知又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麥將熟則建辰之月也是周之暮春即夏正之季春以二詩考之周改正

不改月并不改時益明矣蔡沈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葢朝覲會同頒書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于紀月之數則以寅為首也此足以正安國之說伏惟聖人代起皆後天而奉天時者也周若以改時為改正則以冬為春而四時遞舛何以順天何以授時夫為新天下之耳目乃至乖天下之節候恐非王道之所出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者政教之始春秋以正始為重聖

人作春秋以道名分而開端即改周時既非所以道名分亦非所以正始天德之至者恐不出此合三傳繹之竊意以歲始之春一統之正謂聖人俱繫之周王而謹始于無事之月焉可乎

春秋隱公元年

侍講臣劉藻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胡安國曰人臣義無私交祭伯畿内諸侯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所以杜朋黨之源為後世臣子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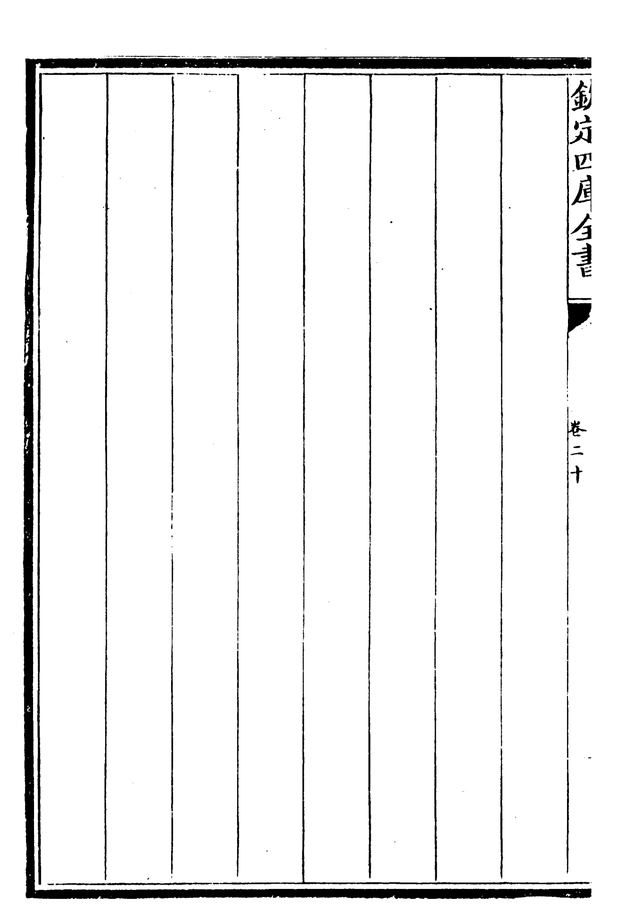
臣謹按左氏謂祭伯朝魯非王命也葢祭伯内臣不奉命而出境外交是以私意相結昧人臣在公

之大義矣故書于冊以為後戒由此推之凡身列朝端而遠遞書信營求請托是即祭伯之類不得以未出境自文也顧胡安國不直斥祭伯為朋黨而曰杜朋黨之源源之義深遠矣今夫奸回邪僻朋黨之類著者易見而婞婀依違朋黨之隱中者難知源之不杜流將安底惟在嚴辨於公私之間而已矣故宰輔不以論道經邦為事而以首鼠摸稜養體是即宰輔朋黨之源也卿僚不以率屬倡

牧爲心而以援引親知樹德是即卿僚朋黨之源也言官不能以遠猷啟沃而毛舉細故摭拾浮詞將建白或有所挾意欲彈刻又懼其反攻是即言官朋黨之源也詞臣不能以文章報國而陶情詩酒寄興聲歌白晝則徵逐于儕輩暮夜則乞哀于公卿是即詞臣朋黨之源也部屬不思以勤慎盡職而隨例説堂輪班畫卯揣合堂官之喜怒屈指歲月之陞遷是即部屬朋黨之源也督撫以察吏

安民為職乃或凴愛憎以黜陟任意見以興除是即督撫朋黨之源也守令以清廉子惠為良乃或廢職業而曲意逢迎無實德而獵取名譽是即守令朋黨之源也所望內外大小臣工屏除舊念杜絕私情精白乃忱公忠無我庶幾會歸于蕩平正直之極耳是以胡安國既曰杜朋黨之源又曰為貳心之戒葢人臣敬事惟在此心心有私則雜而不專不專則精神不動精神不動則才氣不出精神

才氣不足以自奮而天下事無一可為者是皆貳心之為累非必背主誤國而後謂之貳心也抑又有進者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建極倡化必自人君始故堯舜禹湯之治深宫淵穆志氣清明百體從令萬事萬物莫不各由其道而淫朋比德自潛移默化于不自知也



春秋桓公三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編修臣金相

臣謹按春秋大義首重尊王王者有道則禮樂征伐朝會聘享悉禀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自恣周室自平王東遷而後政教不行勢微力弱列國兵爭夫子託始于隱明一王之大法要皆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初何容心哉魯桓三年齊之僖公衛

之宣公皆非謹爾侯度者也曰蒲則紀其地曰胥命則紀其事命者何謂約信也胥命者何齊命衛耶衛命齊耶大者宜倡小者宜和大則齊小則衛以齊命衛則歸功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不以強弱為先後故曰胥命也然則正乎曰不正也命者天子之命也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相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非此六禮無得踰境私出此盛王之制也

今此之命出于齊衛非出于王朝也非出于王朝不正孰甚焉不正曷為予之曰非予之也近正焉爾春秋之世强欺弱衆暴寡戰爭攻取殆無虛日口血未乾干戈從事二國獨能結言而退不復刑牲歃血較諸朝盟夕替者不可同日而語矣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春秋書此其即齊桓晉文不沒其功之意歟或謂齊衛相命為方伯則經未嘗明著其事況胥命之後齊衛未嘗有會盟征伐之事

則非相命以伯也明甚二國為會不為盟詛公穀謂為近正荀卿謂春秋善胥命程子胡傳皆宗其說豈不信哉聖人予之而不盡予貶之而不盡貶權衡折諸至當是非判于幾微褒貶寓于言外凡此筆削非聖人不能修也

春秋桓公十有四年

夏五

監察御史臣張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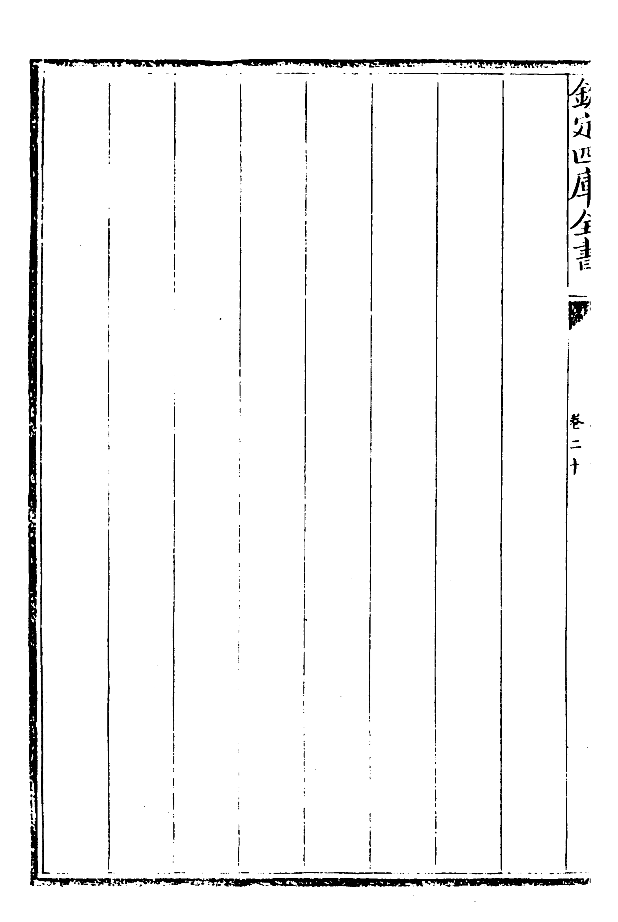
臣謹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甚矣夫史之當慎也夫人即聰明勝古人亦何必與古人爭勝況聰明又不逮古人乃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者妄出臆見以增之是雖補亡訂誤欲成信史以釋後世之疑而反不足取後世之信使

後世不得見古人之真則亦未聞聖人之訓也即如春秋桓公十有四年書曰夏五豈非經之疑有闕文者乎夫以時冠月聖人所以因時而建正也乃夏而僅繼之以五不成其月也以數冠月聖人所以計次而加閏也乃五而不繼以月又併不成乎數也吾夫子以作者之聖自居述者之明亦何難援筆而增益之使人渙然盡釋乎其疑而不致滋人以擬議而夫子于闕文必因之以存疑此何

為乎葢天下事有吾見聞所不逮者書闕有間不必令人之是而古人之非古人所不必爭與不能爭者則亦聽其為斷簡而必不可妄增之以亂聖經而欺後世豈非所以致慎乎臣於是推之十三經其間闕疑者正不可勝數也按詩書儀禮間有逸文春秋禮記及孟子荀子所引之詞亦有小異孟子有中外十一篇今存中篇七篇逸外篇四篇王允荀子引其語今不可考矣經有補闕文者禮

經闕樂記房庶以亡樂記補之不以列于經詩闕笙詩六章束晳補白華亦不列于詩周禮闕冬官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之或以為冬官不止考工且以干先王之典罪之余壽翁輩採五官中合于冬官者補之或以裂章句乖舊典譏之即朱子補大學致知傳董槐葉夢鼎輩謂還知止物有本末二節次子曰聽訟節即致知傳朱子多此一補也欲以補經反以失經之真矣若夫尚書有古文今

文汲冢之分論語有齊論魯論古論語大學有古本石經孝經有古文今文間有同異如此之類不知書亡于秦火之後而有異同乎抑自秦之先而已然乎讀經者俱以存參不必執臆見為定於春秋闕夏五之意可類推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之道亦即窮經之道哉



春秋僖公三年

監察御史臣宫煥文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安國曰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臣謹按陰陽和而後雨故易言雨以潤之詩言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有志乎民者所以計之必切也觀小畜密雲之象文王壓念于西郊讀大雅雲漢之詩宣王蒿目于下土可不謂憂民之至歟春秋一書災異備錄經於他公書旱者有矣僖三年不

書旱而書不雨者有以見僖之心常不忘乎雨也葢僖公懐恤民之心方冬不雨則冀春曁春不雨則冀夏至四月不雨而公心危矣聖人知公心之危故毎時首月而一書以著其懼災之甚憫農之切也若文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再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曰自曰至不一舉時而總書以括之者葢以見文之無心于雨乃殺民所謂無志乎民者也知文之無志

乎民則知僖之有志乎民此書法之所為異也傳稱僖公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是平時固勵精圖治今又遇災而懼百姓見憂宜能感召天和而致澍雨之應此僖三年書六月雨為春秋特筆予公所以録賢君精誠之感也葢冬春夏連書不雨於上六月雨而喜可知已不書則無以見樂民之樂情有如是之欣欣也書六月雨則示旱不竟夏先四月猶書不雨者非是無以見憂民之憂情有如是

之汲汲也此所謂同憂王事之始而同樂王事之成者也或謂經于文公書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必嘗雨顧削而不書何也曰先儒謂不書以見文之無心于雨其説固然竊以書不雨至于七月則旱竟為災而雨無益雨可不書也按周六七月夏建巳建午之月也左氏稱龍見而雩月令稱仲夏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春秋凡過時而雩皆謹書于策以志旱是知巳午月之雨尤

為可喜之雨過此以往則苗幾于槁雖雨後時矣此春秋書六月雨不書八月雨所以著旱之成不成而二公之勤與慢亦因事以見者也臣嘗即事推之洪範之言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說者謂貌澤水也而雨亦屬水故時雨若言揚火也而暘亦屬火故時暘若然五行雖配五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固而下諸史踵為五行志徵應頗多牽會朱子云肅有滋潤底意思乂有開明底意思所

以說時雨順應時暘順應其實人主一德修則諸德皆修非謂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也且如君德克懋喜怒悉持其平則以和召和而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也刑賞胥得其當則以順致順而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也時雨時暘君心即天心春秋書六月雨蓋即僖以示子民之道也

春秋 僖公三年

六月雨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臣謹按周正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當清和時草木胎蘸麥禾蓬勃其望雨也切矣故雩祭之期必于四月而天適于其期降厥雨可喜孰甚焉此六月雨所由書也然考春秋書法文公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書自正月不雨至

于秋七月夫不雨至于秋七月其八月雨可知而不書者何也葢其不雨也未甞憂則其於雨也不必喜淡然漠然若視為天數之固然而一無所關乎其心聖人亦即以其固然者書之以是知六月雨之雨為誌喜也喜草木之得雨而由貽蕪以致茂盛喜麥禾之得雨而由蓬勃以致與翼喜陰陽之忽和而既雨既處民心樂易惟君亦得以同其樂也故于雨之前輙言不雨以示憂民之至不雨

而與民同其憂雨而乃與民同其樂君子以僖公為深得子民之道其號稱魯國令主也固宜何休云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魯頌閟宫一篇朱子斷其為僖公之詩無疑今讀其辭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言公之致敬于郊廟也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祝公之壽考于無疆也而其卒章曰萬民是若則公誠非無意于

民者也叅覩于文公不雨之書而飭過求已固有可信之理焉非然者雨不雨同而書何以不同書之不同者直以其心所不同揭之以垂法萬世而或者謂賢僖公而生此説豈聖人特書之旨哉亦昧于天人相與之故矣夫天所寄為視聽者民也民所仰為父母者君也君日憂勤于上則民日安全于下和氣薫蒸休祥畢集雨之時若特其一耳洪範列庶徴推本于五事貌不恭歟言不從歟宜

可不為湯慮乃七年旱必自責而後雨益以見天之仁愛人君儆戒以玉成之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大聖人之修省刻勵亦必有精益求精密益求密于幽獨者不可以尋常測若其恐懼以答天眷益自古為昭也且夫人事不修而天符或至君子不以為祥若宣公之冬大有年是已宣公履畝而稅重困農民誠不得與憂勤之僖公比故其冬大有年亦不得與六月雨同觀孫覺謂有者不宜有汪

克寛謂閔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則信乎其不得為祥矣然則有年非祥不雨非災凡皆以憂民不憂民之君心決之幾判于毫釐應捷于影響甚矣夫天不假易儆戒可樂而洗心退藏於密者不容以不慎其春秋垂法之義歟

春秋左傳 僖公五年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編修臣周煌

杜預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臣謹按王者敬天勤民莫不有憂勞乾惕之心終始乎其事非徒有備無患而已也葢天垂象矣日

月星辰風雨露雷之屬為之佐使時未至而兆先見所以然者何也天心仁愛降于下土若曰是其未可假易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但言分至則啟閉可例也此周典之大凡也臣惟天之去人不遠其象亦彰明而較著顯暗者見之於已然之後而明者審之於未然之前左

氏於其書雲物也解之曰為備故夫備亦何可不亟講哉天時之偶失其宜人事之或違其節偏災流行何代免此坐待則無功早圖則有濟未雨綢繆備之謂也昔者成湯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周宣中興詩歌雲漢類皆蒿目時艱焚心民瘼然其時之旱或動至七年或既成太甚二主之勤劬若如是之補救于事後乎無亦幾燭于先道立乎豫而匪朝伊夕也王制曰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

用量入以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後世之言積貯殆本乎此雖名因時異獘由人興要其為備則聖人不易法耳臣又惟籌積貯以備之者守常之規也審占驗以備之者濟變之術也時候既殊方隅自别其君臣早作夜思必有所精神獨注之處以酌盈而濟虛經始而善後思專則罔遺力并則難格是故日官所掌蓋其重歟

若夫多瑞以生亂遇災而能興理則有此事亦固然天人相感之際豈其微哉臣故謂非徒有備而無患者此也

春秋左傳 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監察御史臣西成

臣謹按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賞之縣纓孔子謂名器不可假人不如多與之邑豈非以此名器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國之所以為國政之所以為政者胥繫乎此以之假人是猶有短垣而自踰之且廢王章弛侯度也哉乃前此僖公二十有五年晉文公平王室之難請隧以自寵襄王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矣此所謂名器不以假人而寧

多與之邑者乎而臣考宋臣呂祖謙博議謂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不全矣惜其一而隳其一烏在其能守王章耶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旣失周之半矣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鄭明日割酒泉畀虢王今又捐數邑與晉是棄糧于陳蔡之間揮金于原曾之室也祖謙之論如此則與人以邑不尤

甚于與人以名器哉後此定公十有二年孔子相魯謂定公曰臣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將墮三都夫三家之有此三都也豈非因先世有功得受此邑以傳至今日哉孔子重名器而輕田邑則相魯柄政首在革三家之歌雍詩舞八佾旅泰山矣而孔子何以不問獨為墮三都之舉是孔子之重與人以邑更重于假人以名器也且一邑之中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名器君之所司也邑獨非君之所

司乎假人名器與人政也與人以邑獨非與人以政乎名器所假猶禮文耳有功可以與有罪尚可以奪多與之邑所與者實在之形勢也有功邑且再增有罪邑難復奪葢邑多則人衆人衆則力强力强則勢絫而名與器皆可得而僭故多與人邑無異多與人以名器况國家之封邑有限而臣民之立功者無窮使有功之人而皆多與之邑衛自康叔受封迄于君角幾九百年矣焉得有如許之

邑以為酬功之用乎竊謂名器不可假人斯言是也不如多與之邑立言則有病矣意古君子曽有是言而左氏附會為孔子之言歟或曰仲叔于奚與晉文公之事不同晉文公外臣也朝受圖而夕設版矣不當與之以邑也仲叔于奚内臣也雖多與之邑猶衛地也然則魯三家獨非魯之内臣乎而費郈成獨非魯之内地歟

春秋左傳 襄公三年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編修臣楊開鼎

臣謹按古大臣公忠體國以身事君鞠躬盡瘁遑

問其他然以身事君量止一世以人事君量且百世泰交之朝以正引正以賢引賢則得人要矣左氏襄公三年傳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又問焉曰午也可午其子也其代羊舌職也又以赤赤其偏也此其識之明見之公為嫌為怨不以入心後之舉賢自代者可於是焉為法故哀公五年傳又云晉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栢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

讐不及公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我不可以僭之夫柳朔本王生之讐而王生不以私憾廢公致令柳朔以矢志報主者不僭王生是王生之所以服柳朔者至深且切而且足以激發所舉之人之忠又一明證矣臣非摭拾古説有偏重舉讐之意謂于讐能舉則其于賢能舉可知於讐能辨其賢則其于非讐能辨其賢可知所以史遷云蕭何素不與曹參相

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問誰可代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葢以公忠為國報君之心老而勿替所舉而賢臣不任功所舉不賢臣將任咎非只以弛己之擔使朝廷之上用非其人而貽他日之憂也且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謂雖小吏勤勞亦必使之上達此即舉其偏之説也葢大臣為國薦賢具班聯之肩隨乎我者吾識而誌之

以為推挽之用即職列末僚位當下吏而苟其德之既彰才之既著而可拔者入之呂相囊中以備朝廷之採擇不敢少有疎略也檀弓謂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管庫賤職舉之于君以為大夫士禮稱其不交利不屬子固矣而其汲引微賤尤可重也又東漢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太守遂以為功曹此雖

非大臣薦賢自代之事而一功曹之任必薦一確為可代之人比例而觀令皓時在大臣之位必且於陳仲弓輩者推為公孫引為保傅不虛矣至若舉其子而不為私者祁奚固然而宋之曹彬亦謂臣之子皆可為將然璨不如瑋瑋後果繼父為名將呂蒙正老真宗幸其第曰卿諸子誰可用者對曰有姪夷簡宰相才也此皆以至公之心但知其賢不知其子與姪故所舉皆得其人而天下後世

亦不謂其私然必嘖嘖于此以為美談援以為例恐古人至公之舉胥為後之私其親屬者藉口故有可偶行于前而不可常行于後者此類是也雖唐李絳用人不避親曰非親非故孰諳其才苟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而究非篤論葢令其親故果賢所謂錐處囊中必且脫頴而出我即不舉必有他人知之而舉之者訬不為他人所舉則其賢不肖已判然可定矣明乎此數者而後推賢而進

能也不牽于私而識自明不昏于識而見自公酌
己凖人度才量德以鄉薦鄉必其經濟實出己上
而後舉以自代非徒矜遜讓之虛文以鄉薦士必
其器識實堪造就而後引之同升不必拘勢分之
懸絶所以前秦苻堅時呂婆樓當國知王猛之賢
以己僅刀環上人而薦猛於堅堅一見如舊交自
謂如昭烈之遇孔明任以司隸校尉而秦以大治
至北魏崔浩論近日將相猶以王猛之治秦為苻

堅之管仲豈非呂婆樓知己知人而薦之得其當乎故苟自知其職之難稱而即懸車歸田脫然以去是恕置其君親矣於此而舉非其人是又甚于恕置其君親宋王安石去位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蓋賢與賢為類奸與奸為類皆因安石事君根本已差遂挈類呼朋以病國又非薦之不得其人而已也以是知薦賢必己身正而後所引之人正所謂端範

之下無欹器直表之下無曲影事有必至不可得而誣焉然又必以至公之心抱至明之識不以小嫌為憾不以黨同為疑如宋王旦數為寇準所短而旦獨專稱準真宗一日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乆缺失多準于陛下前無隱益見其忠此臣之所以重準也後旦求避位真宗謂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惟明主自擇時張詠馬亮皆尚書帝歷問二人不對乃舉

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他人非臣所知也即旦此事以觀真無愧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矣又按宋王曾進退人人莫知之范仲淹曰公盛德獨少汲引耳曾曰執政而令恩歸于己怨將誰歸也葢先見得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為大不可則在已無一毫市恩之念於人自無一毫偏袒之私其人而屈意于我必有所求伸于我者也其人而淡漠于我必無所冀倖于我者也葢人之孤介自持者不

能苟安于人其負性定然剛直若其人而言既柔美行復圓通處處皆宜人人盡合今日之鄉愿即異日之談佞也宋司馬光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又王旦為相張師德兩謁之不見旦曰可惜張師德吾甞稱其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則自司馬光王旦觀之其於人之嚴毅于已者

則取之於人之周旋于己者則棄之此真可為萬世取人之則葢天下未有能守而不能有為者亦未有失己而能治人者也至若以不稱之才居難副之位而戀戀不舍此固庸鄙不足比數即或矢志君恩而必盡責于一己之身其為量猶隘而淺前明正統時三楊秉政士奇欲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換幾個後生報聖恩耳此乃忠愛無已之心也揔之

登明選公者大君御世之權也薦賢為國者大臣交贊之美也譬如解㢀德怨可忘矣子如祁午親䟣勿計矣偏如伯華尊卑無論矣惟善故能舉其類一正人倡之百正人繼之子孫之朝猶享祖宗樹人之福而綿綿延延茀禄無窮此豈非賢以舉賢之留貽也哉

春秋襄公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監察御史臣沈懋華

左氏傳曰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杜預注曰三駕三興師也

胡氏曰雖城濮之役不是過矣

臣謹按三駕之績千古豔稱而其實非也晉悼之

世楚共王當國子囊為政牛首之役晉遇楚師而不敢戰嗣是楚執鄭良霄又秦人敗晉于櫟其所謂三駕者晉未嘗勝楚未嘗敗鄭人往來其間烏在其不能與之爭也先是秦乞師于楚伐鄭子囊不可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是不欲戰者楚也已而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是不欲戰而還者又楚也此楚之情形也諸侯伐鄭門于鄟門門于師之梁門于北門魏絳斬行栗表道

樹所謂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使知武子果能善師而陣善陣而戰則楚之踰箐越阻孤軍深入者即隻輪不反可也計不出此而既以鄭為餌旋以鄭為壑鄭能無痛心而疾首乎哉考其時鄭之畏晉也甚于楚楚一至而已自居疾于虎牢而境上之陳匪止犧牲玉帛也供億之煩抄掠之酷所謂辛苦墊隘人民愁嘆之聲晉一來而鄭不啻二被楚也諸侯之被困也甚于鄭鄭多事之

國也至于諸侯無歲不從無歲不會雖杞小邾不得免焉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又曰何草不黄何人不將諸侯一困于從行再困于城戍雖欲同晉以與楚爭亦不可得矣飾三駕之文為七合之舉晉之復霸其誰欺乎滅偪陽以通吳欲以撓楚也而適寇秦以資敵結為世仇為國老謀何以至是葢霸術多欺人而晉悼其尤也左氏之浮夸即晉史之浮夸也讀春秋者所當棄傳以從經焉耳

春秋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

子太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編修臣萬年茂

臣謹按子產之相鄭也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一年而輿人謗之三年而頌之夫以子產之賢任一國之政所行者又皆周官之法

乃當時人心未能遽曉而子産始終不渝卒成其志意其執此可謂堅矣及觀其所以告太叔者然後知其挾持甚深而有具也周官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蓋行之則必慎之慎之則必思之行而不慎何以無反不思而行何以能慎行既不慎而所司之日曠固其勢也夫政必素見成事焉然後其致之也有漸而成之也有形故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又曰設誠

于内而致行之惟能思故氣沉氣沉故慮深慮深故周知其事之當否而豫審其成敗之故于是出之以至誠違之以至勇要之以久道而是非無所眩于其間夫人之是非不可詰也而事之當否至難知也以疑事而嘗試之其為行也必無濟矣行之無濟勢將廢行行既格于不思則其取舍益淆而行常出于所思之外令夫春耕而夏耘高黍而下稻小民終歲勤動以事田畝然莫不相其寒暑

度其原隰審其肥磽其成筭既定于心而多寡羸絀之數皆可得而逆知之故荆揚之人而與謀薊豫之産則跡并營之土而以授雍梁之夫則拙何也彼固未能思于畔外而行之無有巧便焉故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夫二公之立國當無不同也乃禮俗有因革報政有難易而子孫數十世之彊弱豫定于一日豈非所謂素見成事焉

而為之者歟人之材智非遠于古也叢雜而授之則亦叢雜而受之苟且而責之則亦苟且而報之隨行而入逐隊而趨大吏不能決而聽寮屬之指陳寮屬不能決而聽胥役之援比及其委蛇退食而國家之事有了不與焉者矣職安得而不曠也而黠奸之吏因其怠廢則又乘之以捷給誤之以多方以滋事為練達以訐人為風采行與心違計不終日益因循之後變而文巧相激使然何足怪

焉故行必有思思必有畔而行其思者必專以久鑄劒者三年而成久也宋斤魯削遷其地而弗良專也天下可成之績常後見難成之象常先形不專以久誰肯與人首事之功結人未成之局耶夫責數事不如其一事也責一日不如其百年也萬全之利無以小害而弗為萬一之弊無以小利而輕舉然而不臻上治者未之有也

春秋左傳 昭公二十年

鄭子産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

編修臣周玉章

臣謹按為政之道不外寛猛兩端書曰敬敷五教在寛曰好生之徳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子産謂有德者能以寛服民

誠哉純王之治也曰其次莫如猛此則雜以霸術要亦因鄭國風俗淫靡公族怙侈非猛不足以為政其心則專以愛人為主後世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皆法此意然而以猛為政可以救一時之弊而不可恃為長駕遠馭之術當其人情縱侈職業懈弛不得不整肅而懲創之使吏皆守法民不犯奸迨天下既知所警畏然後優游樂易為生民養和平之福則始之以猛未嘗不終之以寛

也子産豈不知刑服之不如徳化而教子太叔以猛者特以救鄭國之弊而非好為火烈之治故孔子既善其言而又發為寛猛相濟之論夫而後習尚申韓者不得藉為口實矣葢寛與猛俱足以致治而偏勝之與互濟則有辨漢文躬行節儉薄賦減刑天下乂安人民殷富庶幾以徳化民者然而宗尚黄老意主清静未免有過于優容之處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號稱中興乃厭薄儒術專事

刑名德教未有加焉故不得與三代盛王比烈也

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弛而不張所謂寛則民慢也張而不弛所謂猛則民殘也必寛以濟猛猛以濟寛而後政得其和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師保之寛仁慈厚為政之本也紀綱法度佐治之具也平時葢之如天容之如地休養生息廣其衣食之利導以親遜之風俾服疇食德遠至邇安其有作奸犯科者罰無赦此除稂莠以養嘉禾不得少存

姑息而于明罰飭法之中不失慈惠子諒之意是以德洋恩溥而澤不濫令行禁止而法不苛百姓得其職萬事得其宜隂陽調爕人民壽康所謂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而和之至矣古聖王仁以育萬物義以正萬民有並行不悖者不待民慢而後糾之以猛不待民殘而後施之以寛所以無競絿剛柔之迹而太和之氣翔洽宇内也司馬光曰寛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斯言可謂深識治體者矣

春秋左傳 昭公二十年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編修臣白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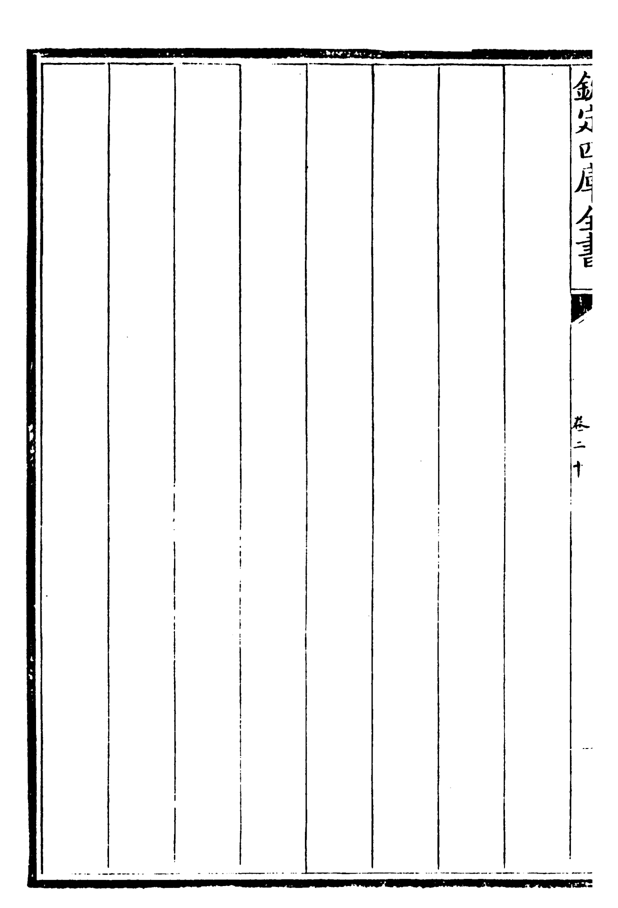
臣謹按陽舒而陰斂者天之道渾厚而精明者君之德天無心以成化而雨露與霜雪並行而不悖君有心以無為而爵賞與刑罰相濟而不窮是故仁以育之義以正之道有兼倫而勢無偏廢也今

夫論政之說有二經術之士恒主於寛刑名之家恒主於嚴主寛之說者曰包含徧覆乾坤之量含垢納汙山澤之常故德化者聖王之所尚而刑殺者仁人之所隱也主嚴之說者曰峻防則民寡過弛禁則民多辜火烈而避之者衆水柔而溺之者多故鞭朴不必施於家而法制不可棄於國也臣愚以為二家之說均有遺論焉主於嚴者雖切於用然任法而少恩終不免於刻核之獘主於寛者

雖縁於道然迂文而寡效亦不免為腐生之談大抵變而通之存乎時推而行之有其要時也要也所以適於中正之途而無畸輕畸重之獘者也是以聖主在上操轉移天下之權而乘時而施宜寛則寛而天下咸服其大公宜嚴則嚴而朝野皆諒其無私循乎其迹似若相反而原乎其心總歸一致也試觀父母之於子也惟其愛之也至則欲其行成而名立故始而訓導之至教之不率又必盡

其防閑之方施其督責之術葢愛則必勞非勞無以成其愛也孔子相魯子産相鄭當時之民始則謗之繼且歌之葢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而聖人處之不啻日用飲食之安迨至法立而民不玩然後天下食聖人之仁而莫能名聖人之德是一時之嚴正所以養千百世之寛而煦育之恩未甞不藉整飭之法而流也子産之告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

如猛臣則謂惟有德者能善用其猛而終成其寛此所以天心合撰而無為化成也與



春秋左傳 昭公二十年

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

檢討臣周孔從

臣謹按好生者天地之心而陽舒與陰慘互用雨露與雷霆並施不如是則生意或有時而不能遂人君之爲政也體天地生成之心引養引恬原欲斯民各遂其生而恩威並行剛柔無克要不可倚

于一偏此子產寛猛之論必徵諸夫子之言以為斷也葢寛者非姑息之謂養欲給求仁慈惻怛而已猛者非酷烈之謂節性坊淫紀綱明肅而已為政者操教養之權具仁育義正之用涵育薫陶自足令天下回心而嚮道何待民慢民殘始思補救哉然而時至事起警其偷而化其暴非因時為權衡鮮有能調劑以得其平者故曰慢則糾之以猛殘則施之以寛也獨是矯枉者必過其正過正則

不協於中不中則不能和彼偏於姑息者固水懦而易狎若偏於酷烈將殘民以逞其害更有甚焉者則矯其偏乃所以即於偏也於是繼之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相濟則不流於偏而政得其平平則中中則和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庶不失好生之德而民之生於以遂矣且夫一張一弛記之所以稱文武也不剛不柔詩之所以頌成湯也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惟有制於寬之

中斯不失之寛亦不失之猛而導和以從容乃天地之所以保合也然其效必積乆而後著試即子産之治鄭觀之其先有孰殺之譏矣藉非乆於其任安必其後有誰嗣之頌也哉竊以為太和之治其本原在朝廷而承流宣化則在司民牧者之善體德意勤加撫綏使其精神志氣平時與小民相習而腹心既聯臂指可使干名犯義之風固将不禁而自戢漢黄霸之守頴川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外寛内明得吏民心唐崔鄲之治陝也見土瘠民貧則撫以寛仁或經月不笞一人及其治鄂地險民雜剽狡為奸則嚴峻刑罰以懲之誠以土地異宜民生異俗因時達變以底於治非迂拘俗吏所能勝任而愉快也不然朝廷下一寛大之令則相循為縱弛稍一整肅又從事慘刻而民不堪其命豈所以體好生之心而贊休和之盛治哉然則寛猛相濟洵千古為治之要道而端主極以協吏治

協吏治以厚民風固不能舍是而他求也與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孫慰祖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一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禮記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朱子曰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要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

眞德秀曰曲禮一篇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

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内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修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臣謹按敬者一心之主萬理之根修身之要為政之本聖賢之所以為學帝王之所以為治未有外乎此者毋不敬則内焉五性以敬而全外焉九容

以敬而正成諸百行以敬而無所不純措諸萬事以敬而無所不當實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其徵諸一身與萬物相接者莫要於容貌辭氣儼乎若思斯敬形於貌而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藏由是以主敬之心思入天下之民之身家性命曲謀其安全以居敬之貌言感天下之民之血氣心知同歸於寧謐而在君子以敬作所之心則雖儼若思猶恐或愆於儀而德容不

足以為民表則雖安定辥猶恐或愆於言而德音不足以為民訓則雖斯民舉安猶恐一夫不獲而深予辜之懼故其求安於已安之中彌凜馭朽彌畏民碞兢兢業業於無窮而為斯民錫福錫保者總以一敬為終始再以其見於帝王之政聖賢之言者驗之堯欽明而致時雍舜温恭而臻風動禹祗台而成允治湯以聖敬式九圍文以敬止歌孔邇武以敬勝頌永清孔子謂修已以敬而安人安

百姓子思謂篤恭而天下平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此皆以敬致安後先相同之吉也至若顏子之不惰曾子之日省子思戒慎恐懼孟子之持其志求放心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言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朱子敬箴謂當事而存靡他其適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動靜弗違表裏交正諸儒用力於敬各言所得實於毋不敬之一言互相發焉篇首凡四言而舉內聖外

王之學天德王道之全無不畢具宜朱子以為古經之言乎

禮記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監察御史臣柴潮生

臣謹按敬者德之聚也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權輿
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蓋敬則志氣肅志氣肅則清明生清明生則百志熙矣發為德容而儼若思發為德音而安定辭於以安人安百姓不難矣故詩以思無邪一言而蔽三百之全禮以毋不

敬一言而冐四十九篇之旨良有以也間嘗稽攷經史聖王哲后所以自持於身心之地而古大臣之孜孜贊贊所以陳善於君者千載而下如將見之堯之聖神文武而史臣頌其德者首言欽舜之重華協帝而史臣叙其德者備言恭禹祗德而文命以敷湯日躋而九圍以式文敬止武敬勝成王敬毖創業守成卜世久遠此以見生安異質性反殊途而德性之淵涵學問之懋勉存心勑躬用人

行政未有不本於此者建元中董仲舒對策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正心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唐太宗曰朕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宋孝宗時朱熹入對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邪則

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惟所欲為無不如志矣由此觀之自古聖君賢臣一堂俗儆莫不本此以勅幾康以惇治化者誠有見於敬與肆不容並立出此入彼即人心道心之爭於片念而判於幾微也是以人無衆寡事無小大存之心者必謹毖而勿敢忽本諸身者必寅畏而無敢疎凡出入起居寢興食息自

至纖至悉以及班朝蒞官理財用人體國經野之大始之終之無不載之以兢惕而處之以祇懼則一心有主萬善同歸邁三代纘唐虞胥於是乎基之矣又何漢唐宋之足云哉

禮記

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給事中臣程盛修

臣謹按人主所與共天下者賢才也賢才為天下之公物而非己之所得私亦必愜天下之公心而非己之所得與古帝王名器之重登進之審其難其慎之衷實有如不得已焉者虞廷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九官十二牧濟濟師師亮工熙績夫以聖人為之君又得聖人為之佐何難高下在心取舍任意猶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反覆諮詢期於允當況其下此者乎故論辨而使不輕使也任事而爵不輕爵也位定而禄不輕禄也所為寬之以程期俟之以歲月試之以盤根錯節豈故為是委曲繁重也哉不如此則人才不出而九重之上奔走天下之豪傑而服其心招徠天下之俊

良而鼓其氣未有不於始進之時為兢兢者夫詔爵授糈而一人悅不如登明選公而千萬人悅升於雲霄之上而身受者逾分不如拔之儔伍之中而遜聽者饜心爵人於朝與士共之此物此志也或曰破格之舉可間行乎破格者所以待英才也宇宙之大英才有幾與其破格而長僥倖之風不若循例而養恬靜之氣古來唐太宗之用馬周破格之最善者而不善用之則三科武舉驟升司諫

其流獘可勝言哉是故一歲九遷四時仕宦非史冊之美談也使貪使詐采蔚采菲亦權宜之偶見也朝進一人焉而天下知其進之故暮退一人焉而天下知其退之故進而復退焉天下不以退為枉退而復進焉天下不以進為嬿慎之至公之至矣人主爵賞予奪一本於天天命有德五服五章非一人意見所得與左右未可諸大夫未可以獨斷致其精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以兼聽收其益如

是而賢才不日蒸日盛以馴致明良喜起之休者
未之有也

禮記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編修臣丁一燾

漢鄭康成曰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

臣謹按聖王治天下在厚民之風俗而風俗之厚薄徵於民之好惡夫一人端居法宮洗心於密制節謹度既有以清其源而發號施令六服承流陶

淑性情使風清俗美遠近之民無有敢作好惡者民氣必由是而醇矣然而天下之情偽知之不可以不周防之不可以不豫王制巡守之典所以諒諒如此也當夫制治之始期以同民風者教之大綱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賓客禮之大經則冠婚喪祭鄉飲酒士相見政之大體則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繫之以九兩任之以九職施之以十二教保息以養之本俗以安之荒政以聚

之勸則鄉三物以賓之懲則鄉八刑以糾之固足以養其和平俾謳歌樂利沐膏澤詠勤苦而雍雍以成俗若乃處百工於官府藏商賈於市廛而偽飾之禁在於民商工賈者各十有二其詳雖不可殫聞然如圭璧金璋命車命服犧牲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幅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五穀果木禽獸魚鼈粥於市者各有其制至於命夫

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以防其趨利之漸故民之期於市者不過日用之恒需無奇技淫巧以蕩其心則好惡之邪何自而啟哉然而民風者趨時而漸變者也好惡者悅異而思遷者也聖王廵守之期必欲有以觀之而陳詩則命太師納賈則命司市何也古之侯國皆有樂官而太師為之長其以六德為本六律為音而教六詩者厥為専職故其國之歌詩自國君以及卿士大夫田夫野

女之作均在焉爰命陳之或美或刺或志所忻或言所苦玩其發端即此可以見彼揆其含意因顯可以識微而託物感時又皆本於風土觀詩而民風瞭如指掌則得失可因是而正也司市之職主平市賈禁物靡結信以質劑取予以書契其賈或上下之因時或低昂之有定皆稽考所必周而有簿籍之足據故物之質者侈者好惡所尚則用之多寡因之多寡所趨則賈之低昂上下因之命之

納賈而民情可見志淫者好必僻而懲禁之法於是而施即奢靡之性因是而節由斯二者以觀而知聖王坊俗於未染遏淫於至豫其慮民良深遠也夫采蔄驅獸其始必有所由倡而積久寖以成國俗錦繡被牆其奢必有所自開而衆情踵以相矜尚使當陳詩納賈之日甫開而即禁豈其至此哉抑臣觀三代而後漢治猶為近古漢史所載張堪守漁陽其童謡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

政樂不可支兮熙守東郡其民歌曰我有枳棘兮君伐之我有蟊賊兮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是亦民風之形於詩者也龔遂以儉約率渤海帶刀者使賣刀買牛帶劍者使賣劍買犢由是侈俗漸移而郡中有蓄積是其轉移交易亦好惡之可徵於市賈者也然則欲觀民者雖無太師之陳詩市司之納賈如以風俗人心為先務稗官野史必絶其書淫詞豔曲必革其俗省察其登市之物奇

淫有禁僭妄有刑侈靡有罰頒之典禮一其耳目定其心志其於厚風俗端好惡以成道一風同之治豈無補歟

禮記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給事中臣馬宏琦

臣謹按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安危係焉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其屬有職內有職歲有職幣總之以司會掌之

以司書凡以惜民財經國計下以制有司俾不得擅取上以約王后世子俾不得過用也而其要不外乎量入為出之一言葢國家事緒日繁歲出之數恒有增而無減而年穀豐耗不一歲入之數恒有減而無增使非通乎盈虛消息而為久遠計將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之出豐年無事雖若可以粗安而歉歲則必至於束手矣又其下者用之不給取之益多取之益多則財殫民病而國亦隨之

矣所以冢宰制用而必準之以三十年之通蓋其所規者遠而不求近利常使三年餘一九年餘三積之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雖有凶旱水溢而儲備有餘可以補賑貸之所不足此堯湯所以九年水七年旱而野無捐瘠國無乏之用也後世廢井田定額賦罄天下歲杪之所入大半以之養兵而其他經費又遞增遞盈而未有已於是常賦之外别營私財以待用如漢有大農而復有少府水衡唐

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有户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内藏此皆制國用之權不一操之於冢宰加以年穀不登兵戈擾攘司計之臣四顧無措於是告緡算舟車借商税間架以及經總制錢一切罔民取利之具無所不為而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矣夫國家當剏造之初君若臣閱物力之艱難莫不約取縮用以期無乏之承平既久府庫充溢豐亨豫大之說起遂舉累代累歲之所積不數年而

耗之然則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可為千古積貯備荒之法而侈心一生出入無準即三十年之經營有一旦掃地耳是以量入為出者經國不易之方而戒侈靡謹節度俾冢宰得以舉其職而無或旁有以撓之則仍視乎主德之恭儉云

禮記

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侍講學士臣任啟運

鄭康成曰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為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也

孔頴達曰鄭註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為謂造

國家器物

李覯曰先王治田蕩之以溝均之以遂足以禦凶旱舍之以列寫之以澮足以禦水溢而猶恃九年之蓄待天災之盡也

馬端臨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政凶旱水溢天變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人力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災

陳祥道曰王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雖水旱而民

無菜色天子日舉以樂豈不宜哉

臣謹按民為邦本而食為民天古有云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再食則饑饑寒交廹於身而尚能無為非者葢寡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故王者誠欲恵安元元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非有以經治其所重不可夫自古人君亦何嘗不以民食為重而汲汲於足民第不深察乎民足之所自來而徒為一時之補救

若漢武移江南下巴蜀之粟以救江陵唐西都不稔迺幸東都雖於目前不無少濟然躅賑不繼旋見潰敗則孰若三十年之通先有以預使民足之為計得哉嘗考金穰木饑天行自有定數然古者雖有不為災誠以政之為豫備者至詳且悉也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三農生九穀其首重也他若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嬪婦治絲枲臣妾斂疏材閒民轉移執事蓋如是則生財之道迺備而又可

無坐耗之虞若夫祭祀賓客羞服以及匪頒好用則又定以九式雖曰惟王不會而要統於太宰有不如式太宰得以均節之毋或有濫費也而猶恐九職之民或不勤於職故國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而猶恐其或侈於用故上下異服老少異粮五十始衣帛七十始食肉詩曰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言老者則食以甘旨也又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書曰厥父母慶洗腆用酒

故羣飲有誅當其時內外男女各修其職各安其分珠玉錦繡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民生不見靡麗之可悅而左道亂政者殺無妖淫邪誕之說鼓惑其閒以故太和洋溢戾疾不作自無水旱閒有水旱而荒政十有二條不過散利薄征弛力舍禁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而已初何嘗有岌然不終日之慮而孜孜焉議蠲議賑為哉故餘三餘九誠根本之至計而足民之善

道也夫後代之天下猶古之天下後代之地利猶古之地利然一遇歉歳民或不聊生者何歟鼂錯云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其在漢時有然抑或不僅漢時有然歟冀之北土唐虞夏殷之都也邠岐豐鎬周之所興關中乃所稱天府之國而古之雍冀多富農今之山陜多富賈其名為農者耕耘收穫之法大抵鹵莽滅裂曾不若江南之惰農其婦女都無事事故

耕桑沃壤半棄為石田矣臣愚嘗以為西北之民
宜先使盡地利古溝洫經緯之法誠不易復但勸
民自為溝塘其所開地即除田賦改塘賦大約塘
方一畝可濟禾十畝得利多而相效者衆則溝渠
備而水旱無虞水旱無虞則田事日興而逐末者
將漸返而歸農又其餘荒棄之地聽民闢墾樹藝
不收其賦則民更無不踴躍而趨赴者然後簡其
善農者若古力田之科優其給使教耕耨有成效

則畀之官若古田畯之職記曰山林藪澤民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是可倣而行也至若江以南地利未嘗不盡農事未嘗不精然一畝之費動逾錢十千鄉里婦女必曳羅綺以為容或一婚而費百金者有之或一葬而費百金者有之十室之里歲必梨園演劇名為酬神醵一夫力作之入而不償也舁一土木神像周走阡陌閭巷旌旗綵服綿亘數十舍謂之香會醵十夫力作之入而不償

也遇有疾病則師巫起而蠱之牲牢酒醴之費更或積數歲之穫而不償也又安能尚有餘蓄哉故凡冠昏喪祭服食器用經制宜定而邪說淫祀尤所宜禁止者也大學言生衆食寡為疾用舒益生財之道不外於開其源而節其流孟子言易田疇薄稅斂又言食以時用以禮意亦與大學無異臣故反覆推求餘三餘九之所自來而知古今無異民則古今亦斷無異治且即制國用之一端而王

政之大全固已檃括於其中非徒以誇詡盛世豈
亨悅豫之象已也不然一出入之節一贏餘之數
凡彼悉心會計者綽乎能之而胡為以冢宰與持
籌之事且以為天子憂樂之所係哉憂以天下乃
能樂以天下而聖人之憂民有不沾沾於目前者
蓋如此

禮記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編修臣蔡新

臣謹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民食為先者然使必解衣推食家給而人賜之雖堯舜猶病是故順天之道因地之利導民之

力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考之周禮如散利薄征振窮恤民諸政非不盡善然其取於不匱之府藏於不涸之源者則莫如餘一餘三之可恃也或謂三代以前民無甚貧亦無甚富終歲勤動僅足供一家之食亦焉得人人而有餘一餘三之積乎臣謹稽之古制按之當今之則約畧計之而知其不誣也周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畒一夫受田百畒程子以為當宋之四十餘畒若以周尺計之為今之

二十餘畆嵗可得穀五六十石此其入數也周禮民食月自二鬴以至四鬴今以八口之家計之日食米不過四升計嵗食米為今之十有四石四斗穀數倍之為二十八石有竒此其食數也以所食之數準所入之數僅居其半而其時民俗儉樸布帛取之樹桑蔬菜取之園圃雞豚取之孶畜冠昏喪祭賔朋燕饗各有限制嵗費不過十石計可餘穀三之一積至三年適敷一年之食此臣所謂以

今準古約略計之而知其必有者也或又謂三代之世地廣人稀後世田不加闢而户口日增勢必不能臣又竊以為不然夫天地之所産自足以供天下之食以人數之漸多而疑天地之不給未可為定論也况自堯舜以至成周千有餘年聖君代作休養生息雖夏商之季亦不聞有殺戮攻戰之事文武成康繼之分田制産食時用禮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不宜民數之尚少戰國以後秦項三國

六朝五季經數兵草不宜民數之較多也臣謹按王制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是大國地方百里為田萬井去三之一為六千三百井實五萬四百戶次國半之為二萬五千餘戶小國又半之為一萬二千餘戶成周盛時千七百餘國戶不下三四千萬雖有上地中地下地之殊一易不易再易之分未必地各為井井

各八家然概從減數大率亦不下三千萬此其可考者也兩漢極盛民數不過千六百七萬餘户唐天寶十三載亦僅九百六萬九千餘户即使隱匿逃亡詭寄脱漏概從增數亦不及二千萬由此觀之西周之世民數固不減於漢唐而自漢武拓地開疆以來土田又實浮於古也亦何人滿之足患哉誠使仁聖之君念稼穡之艱難思民生之不易力圖邦本深計治安遊惰何以復業貧富何以相

通田野闢矣而穀何以不加裕年歲登矣而戶何以少盈藏溝渠畎澮之不修沃壤亦等於石田也吉凶賓嘉之無等多藏可至於立匱也官吏知催科而忘撫字則胥役皆耕耘之擾也小民輕菽粟而重金錢則膏腴亦別種是圖也其當寛以示教者則如月吉布令正歲讀法而不為迂其當嚴以示罰者則如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征而不為刻因地制宜隨方立政而又清心節用

正本澄源使旱潦無災百穀順成以一人而養天下斯以天下而奉一人玉食萬方日舉以樂豈不休哉

禮記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左諭德臣嵇璜

徐師曾曰度地居民則既無虛曠之土每夫受田故亦無游惰之民為之難故食之有節為之疾故事以其時

臣謹按孟子論制民之產必使俯仰無憂豐凶咸

足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戴記此條實相發明葢王者建國君民固以教學為先然民生未遂則教化不可得而施是以虞書三事先正德而利用厚生次之者從其重也洪範八政先食貨而賓師次之者循其序也地邑民居必叅相得特先定其規模耳至土之所以無曠民之所以無游則有勞農勸相之實政焉是故孟春則命田舍東郊自是而後命司空修利隄防命野虞出行田原

命司徒循行縣鄙其所以勸之者如此其勤也惰游之服垂緌五寸周禮以圜土聚教罷民其所以懲之者如此其至也豈度地受田遂以畢吾事而無游曠之患乎食之有節也二鬴三鬴上為之定其制事之及時也毋作大事毋起土功上為之一其力凡民之所以得安其居秋毫皆上之賜也惻怛之愛忠利之教蓋已油然洽於民心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有非可以作而致之者夫然後因其機

而利導之本恒性而綏厥猷學之興也易矣不然則孟子所謂奚暇治禮義者學校雖設師儒雖置亦為文具而已安能致易俗移風之效哉臣又惟古今異宜南北異勢財成輔相之方有不可概施而例視者如每夫受田古之良法也井牧䕃而此法已不可行勸懲之法如月令及周禮所載宜若可倣而行也然使冠蓋之使四出而圜土之逮繫日衆又不免為閭閻之擾畎澮距川古人所為農

事之先資也今東南之水利不無湮淤若西北之地安能使復禹舊跡乎食時用禮古人所為恒足之至計也今西北之俗雖富而尤尚纖嗇東南之俗雖貧而仍事華靡示儉示禮豈可無適中之制以行之乎然則欲求民之安居樂業也誠莫先於足食足食誠莫先於勸農而勸農之道莫如責成郡縣欲責成郡縣必先寬其力而重其權使無困於簿書期會之繁至佐貳以下皆得各舉其職以

佐長吏之不逮夫然後勸懲之法可得而施而家給人足比戶可封有以馴致而無難矣

禮記

無游民

編修臣林枝春

朱子大學生財節註引呂氏語曰國無游民則生之者衆矣

臣謹按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人君富有四海豈無賄之患然聚人理財易著其訓則知理財云者理其在民之財而已欲理民財必使生財

國有游民耗財之大者也周禮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夫以轉移為事則職在轉移非謂先王之世風俗淳厚猶有閒居無事之民也若近世游民則不然華衣美食乃逸乃諺是國家一大蠹也即衣食不必華美而日用所需計不得不饑而食寒而衣也夫以農夫紅女竭終歲之力尚不足於供而安坐耗費之者且將數倍日侵月削其不交盡而俱困者希矣故曰國

有游民耗財之大者當峻其禁防者也抑又有説焉承平既久生齒益繁所以資生者利亦稍詘計農工商賈自食其力之外勢不能人益之田宅戶給以資本彼愚闇無能坐受窮困雖跡等偷安而情非得已則夫籌及纖悉尊其窽要俾得所自養而不至於游又有存乎禁制之先者矣今國家幅隕既廣休養日隆直省內外分置司牧撫綏可謂有要然穀食財賄之數大抵合一省而較其出入

至於郡邑之中風氣迥殊情形各别因其勢而利導之使彼此不相謀而相合則末聞隨地分析而灼見其利病之源者夫大吏統轄或千里數千里地遠而勢難周若藩臬為錢穀刑名之總匯又不能躬歷田野則夫相土地之肥磽審民力之勤惰酌風俗之奢儉權物産之贏絀固守牧之責也誠使各諭守牧咨訪民依而委邑令專其任凡邑幾鄉幾里田幾等穀幾種宜桑與否藪澤林麓凡幾

處漁畋畜牧之利有幾麻枲果實之利有幾其比閭習尚何事女紅織作何等其懋遷於外者什之幾他邑來取給者什之幾悉躬親而目覩之勿猥勿遺書之於册守牧簡稽虛實酌緩急輕重之序別為宜行宜罷論列於簡端每一郡州為一册達於司農司農上之朝廷凡册籍必精詳而簡要原委瞭然便於省覽如此則貧富之等贏絀之差可按籍以求而徐議其經畫之方矣自古迄今民情

土俗之不齊數十里而異數百里而大異非區分而界别之何以洞其精微而握其要領惟要領既得則經畫易施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簡便易行之道惟使民得所養而他無滋擾焉夫守牧之吏知所上冊籍皆朝廷所欲講求而施行也皆將盡心以求民瘼而無敢苟且以從事知上所考課不外乎冊中論列之數事也必且率縣令以實力勤勞而不敢飾詐以求名數年之

內就其政績而殿最之而察吏之法亦備焉古之
聖王埀拱巖廊慮周蔀屋如周禮職方所掌辨其
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使同貫
利胥是道也竊嘗思之守令者親民之吏守令與
民不親則民隱不達人主不與守令親則無以宣
上意而施實德於民如果定為章程凡守令所涖
之土有利弊得以聞有設施得以告斯情意相通
膏澤下究而游惰失業者寡矣大吏操表率之權

司牧奏循良之績上有實政則下有淳風此旋至立應之效也若慆淫匪彝舍其本業而坐耗民財者刑必及之勸懲並行驅率有道然後財用日足禮教可興矣

禮記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給事中臣鄒一桂

陳澔曰此鄉學教民之法而大司徒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教八政皆道德之用道德則其體也體既一則風俗無不同矣篇末詳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也

臣謹按六禮即五禮也冠昏為嘉禮喪為凶禮祭為吉禮鄉者鄉飲鄉射鄉舉諸事相見如士相見皆賔禮不言軍者有發則徵於鄉司徒教之以車甲則軍禮固在鄉之中矣七教即五教長幼者兄弟之推賔客者朋友之類也八政即禮教中之等級隆殺虞帝時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者大略相似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别者五

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量有長短大小數制有多寡廣狹齊之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也葢帝王御世必期於道一風同而風俗之同由於道德之一道德之一由於教民之法之詳而且切也五方風氣雖曰異宜習俗漸靡雖曰異染苟教之得其人而有其法未有不從欲而治者周禮大司徒掌邦教而九州六服則責之鄉大夫鄉大夫之下則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各掌其教治政令三年

而大比之拔其尤者而選造焉道德一風俗同賢才出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之州縣猶古之鄉大夫也而能教民者誰歟民間之自為教也童蒙就塾即讀四子書而灑掃應對之事不習稍長學舉子業而孝友睦婣之事不講庠序之内月吉讀法孟月糾戒之令缺無聞焉今之所謂教官者大率寒微憒髦尚不能月課其弟子而學政一官亦僅以歲科文字相校即偶有訓誨亦不能及

於百姓又安望其能化民也漢詔曰與我共此民者其良二千石乎夫親民之官衣食於是乎賴禮義於是乎興其不能教者必其不能養者也但教之法不可不詳泛然而教之曰爾為善民不知其何以善也曰爾無奢民不知其何以儉也大約民生日用相同者不過數大端冠昏喪祭鄉相見是也其倫類相處不外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而日用之最切者莫如飲食衣服而事為

異别度量數制各有貴賤之不同故六禮不修則民性流而不節七教不明則民德乖而不興八政不齊則僭忒而入於淫亂而凡所以修之明之齊之者皆以一其道德而同其風俗也散之為禮教政合之為道德精言之曰道德廣言之則為風俗道德體也禮教政用也風俗效也其歸一而已矣後世生齒日繁財用日乏而風俗日競奢靡即如冠昏喪祭富者以財相誇貧者無財坐廢有能合

乎禮者少矣且民之貧者衣食不足無所事為百工技藝好尚奇淫度量廣狹數制僭差牧民者過而不問見之若無覩也其視民風之厚薄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無所動於其心以至囂凌誶詬誶骨月相戕干分犯上之事往往而作是誰之責哉王制一篇雖漢儒所作而歷舉三代之制可謂後世法與周禮六官尚書周官相發明即其教民一節若仿而行之至治可期且以為三年考績之

據不亦信而可徵也歟

禮記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

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

檢討臣張鵬翀

臣謹按王制所舉即周禮司徒三物賓興司馬論秀書升之法其自鄉里舉選以迄於論官授爵無不該備此成周得士之盛所為曠古獨隆也葢治天下以得人為先得人以養士為本士習者民風之倡也教化者廉恥之原也士必有恥而後可用則人才所從出必視乎教化之既深而廉耻

之素厲矣今天下學校林立教士之官選士之法視古綦備而士習有不古若者文具繁而臻效寡聲華盛而行實疏也科舉之學昔人嘗議其陋欲去之而復鄉舉里選然臣竊意鄉舉里選之人未必果優於科目也古之人材皆興於學校其品節次第之詳漸摩化導之法如王制所舉自選造以至授官皆有定論而無可僥倖故浮華矯飾之士不敢托足乎其間德行文學之美皆灼然見諸平

素而不待乎一日之考核一人之察舉也漢唐以來不務其本而求其末或取諸選舉或取諸制科雖德行才傑之士未嘗不出乎其中而謂可灼然有得而無失者舉未可信也無他教養不素豫而論士於一日之優絀取士於一人之察舉故也然謂考核察舉之末可信而欲求之鄉舉里選則草野悠悠之論遂足勝於明廷之薦剡掄才之鉅典乎浮華矯飾隨聲附和且不勝其弊矣故曰鄉舉

里選未必優於科目古今之勢異也然則養士於學校而取士於科舉固一定不可易之制而士習有不古若者特教養之未盡其實耳王制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葢免其繇役而養之學論秀而升無多人也今學校之士多者數百豈能盡養然補之廩膳固已養於鄉學矣貢入成均則已養於國學矣餘當察其甚貧者稍振業之如學田學屋之類有者量增無者酌給亦

不致大損經費也稍有產業者别為矜户免其雜泛差役毋令有司折辱養其㢘耻之原又擇其秀者養之書院餼之義塾毋使或濫則養之有素而教可施矣教士之官古所最重今或視同吏隱無所短長或老邁龍鍾莫能倡率揆其所自良亦有由古人四十强仕五十服官今廪生候貢約三十年又十餘年始得教職雖有强力已就衰矣任職十餘年始得俸滿亦未即得陞縈進之望既賒桑

揄之景又迫能不視𣊬婾息者幾人用違其時殊可憫也似宜量減出貢受職之年俾無及耄令學臣時加體察年老不任職者榮以章服才德出衆者即為薦揚則人知自奮而教職修矣昔人有言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已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誠能一洗積習大宏教育之規明經學正彝倫與書院義學之長交相引掖而學臣提挈其綱薫陶既久學業漸醇試以文藝必

不為浮游無實之詞察以行能必不為空疎無用之學可以膺選舉可以光制科矣患無實學真才供國家公卿岳牧之用乎且制科之中未嘗不備選舉之法也第積久而漸失其實耳今自應童子試以上例取廩生保結兩隣甘結五童互結近復設五生互結其結也曰身家並無違礙並無刑喪過犯無違礙無過犯而後得與於試則行檢不修鄉里指摘之人其不得與於試也明矣如果鄉黨

有公議學校有公評違犯教條罪及保結孰敢不滌磨砥礪自進於功名之路乎至於試士條例先以經書欲其根柢實學次以表判策問欲其通達古今核實學以辨真才原可萬世無弊科舉之弊非法弊也文具而或失其實也保結雖具徒縻紙墨而已題問雖多所重不過二三餘皆得備擬抄襲如春秋一經備題滿百已無遺漏此為經義何易如之誠能一洗拘攣之習而務求其實寬以養

士嚴以程材庶幾實學奮興真才輩出矣至
殿試對策乃人臣進身之始前代多以直言為尚近
來泥於成格限於字數共習為對偶軟熟之調臣
竊陋之宜復漢唐對策體製勿拘長短對偶字數
多寡及字畫工拙俾直抒素藴進呈
睿覽親定甲乙以宏忠讜之風是即虞廷敷奏以言周
官論辨官材之實也哉
朝重熙累洽正當人文極盛之會拔茅連茹朝野

同慶臣竊謂風會當極盛之際不可不防其流則科舉學校之規必務加振刷以杜僥倖之門登明選公庶可萬世無弊養賢之效即致治之實也臣謹以說經之次究極言之伏冀

聖明俯賜裁擇

禮記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編修臣馮秉仁

臣謹按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是以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太學之制由來尚矣粤稽有虞氏太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太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殷則有左學右學之

分周則有東膠虞庠之別各代之命名不一而其承師問道之旨總以崇孝弟之風鼓文明之化牖民成俗以為國家儲有用之器夫禮樂詩書古先哲王本精一執中之義準陰陽二氣之符為之提綱晰類以立不刊之典其在於人則無貴無賤咸有一日不可偏廢者故夫詩以言志書以達政禮樂以節性而陶情學者自離經辨志而後由小成以迄大成不能舍是而別就夫範圍亦莫能越教而

邃希夫躐等則樂正之所係不綦重哉夫是以就入德而言名曰四術就垂訓而言著為四教而於造士之用謂之曰順者其即春夏秋冬之序所為承天之道以育物者乎顧秋主斂而禮以立體春主散而樂以導和夏宜條暢而詩以爍其菁冬主嚴凝而書以核其實四術四教之配乎四時固有然者而文王世子不曰春誦夏絃乎於此見四者之並行不悖原無棄此習彼之說而立教者恐凌

躐而無序且倚重而偏輕也故表而誌之以為力學者示之的云臣嘗考其制而論之周禮大司樂職掌夫成均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保氏有六藝之教師氏有三德三行之司造士之法覺乎上矣降及後世良法代新而各重其典教之寄漢興未遑庠序之事武帝立趙綰王臧首明儒學逮及太乙之校石渠建武之拜桓榮時論盛之至唐貞觀初舉太學設宏文館崇文館一時就學者及外裔之

子弟迄龍朔開元之間休風未墜然典教者如瀛洲學士之選及馬褚諸人相繼而作其資格可不謂嚴乎至有宋若安定之經義治事汝南之昌明洛學新安之正心誠意百世而下奉為典則典教者之得人其所係為何如夫郅隆之世彬彬文物海宇向風萬邦黎獻胥挾策觀光以遂其學古入官之志孰非詩書禮樂之化所感奮而興起者而正恐學校之制相延日久漸至奔競之風勝忠信

之俗違徒為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則皆典教者之失也夫善歌而後可以使人繼聲善教而後足以使人繼志惟以司馬三升之法即以定樂正課最之程則勤惰判而優劣分是非公而勸懲著將善人多而師道盍立矣行見詩書禮樂之風漸被暨訖其所以紹唐虞三代之隆而駕乎漢唐宋之上者其在斯乎

禮記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監察御史臣鍾衡

鄭康成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

孔穎達曰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鄭以經言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互言之者春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隂陽以為偏主耳

陳澔曰文王世子言春誦夏弦與此不同者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而

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

臣謹按先王之世所以造就多士者有其人有其術有其時人者何樂正是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自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與焉書傳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鄉人當與餘子同其說備矣術者何詩書禮樂是也詩理性情書

道政事禮謹節文樂備聲歌四者缺一不可是人人共由之路所謂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者也時者何春秋冬夏是也凡習業各視其時之所宜春夏陽也陽氣發舒春教樂樂為和平之音夏教詩詩有温厚之旨均主於發舒也秋冬隂也隂氣斂藏秋教禮禮為嚴凝之體冬教書書有駿肅之意均主於斂藏也文王世子篇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鄭註干戈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用安靜之

時學之其義正與此同又春誦夏弦註云誦謂歌
樂弦謂以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
學之以事四時分習其說一也先王立制必如此
區分類別者業專則精功紛則雜也再按內則篇
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可見初學入德之始方
按年之長幼以定學之次序豈有樂正教國子而
不隨時立教者哉或謂詩書執禮聖人雅言之教
斷無四時各習一經之理不知聖門弟子學業成

就聖人猶必時時提撕者欲其學不厭耳總之四術兼習者大成之日四術分習者小學之年有其人有其術而又有其時斯造就有方而賢才出焉辨論官材之法備焉然則樂正之所以教士者其責不綦重哉

禮記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監察御史臣孫灝

陳澔曰明視聰聽而察之於辭色之閒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

臣謹按王制言聽五刑之訟而曰悉其聰明即辭聽色聽之類是也致其忠愛即哀矜勿喜之意也自古明慎明刑之原無若此兩言之曲而盡者誠

以凡獄之成必有其情情之匿而難窺者可察之以知情之屈而自獻者必感之以仁非聰明無以燭詐諼之變而擊斷之能不與焉非忠愛無以存惻隱之公而姑息之恩不與焉聰明者其明也忠愛則誠而已矣明則物無遁情而誠則可以動物如是而獄之情盡治獄之道亦盡矣抑是二者尤以忠愛為本乎明不出於誠則明非其明矣若夫誠則未有不明者也此以見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其決獄必神又以見譸張為幻終不能逞於仁人君子之前而俗吏不察顧操之以一切之法者謬也且夫獄必定於初情而法莫詳於始讞彼其先不明不誠既已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後雖有明察寬恕之才其孰從而辨之漢景帝詔云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夫讞於廷尉者特獄辭而已其析律不當用法不平固有察之於辭而得其疑者然必不能察之於無疑之辭而得其情

茍察之於無疑之辭而不得其疑斯獄定矣然亦安知不有如路温舒之言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也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有餘辜也此最足痛也天下歲斷獄千百廷平之官不過數輩而有司之賢不肖者紛然不齊也故夫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云云者小大之吏宜何如盡心焉虞舜之命刑官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周書立政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

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曰欽恤曰敬慎而至誠惻怛之隱自流貫乎其中是又忠愛之本而聰明之用所從出也夫

禮記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給事中臣吳元安

臣謹按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令以通節財賄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始竊疑為繁瑣委曲無當於治迄今思之而知其杜塞奢僭也徵培養世風也厚維持教化也深使民日撙節愛養而不自知益習俗之敦醇成於人心之樸素人心之樸素由於淫巧之不滋淫巧之不滋在乎務本而崇

儉而其所以蕩節儉之源開淫巧之漸鑿樸素之心壞敦醇之化者其端一啟於市且夫市之日趨於偽也亦其勢不得不然何則五都之市百貨紛陳有一弗備者弗售也有一弗精者弗售也備矣精矣有一弗異弗新者弗售也所以奸商蠹賈窮極其耳目心思爭萬物之先以為必售之技彼徒知利之所在故趨之逞恤其他哉聖王預燭夫流弊之所極故設為厲禁以坊之欲民之尚樸也故

有金璧圭琿錦文珠玉之禁欲民之安分也故有戎器兵車之禁欲民之勿騖於邪也故有姦色亂正色之禁至於命服命車宗廟之器原非士庶之家所宜有其禁之也因當若夫布帛五穀果實林木禽獸魚鼈之屬此固民間日用之需耳其精粗長短大小廣狹之故似可聽民之自便而必斤斤於中度中數中量中伐中殺者何哉聖王曰天地之生財有數諸生之攻取日煩使不嚴為之禁以

防之吾恐滋斯人之嗜好以重敝天產也臣觀聖
王之世有一人必責以一人之事治一事始食一
事之報故閭師之職曰凡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
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皆以耻不勉
也而閒民之以屬游飲食於市孰非司虣之所禁
者若以游手無業之民操貲入市即可以免於饑
寒民亦何苦而不趨於逸樂哉此衣服飲食不粥
之微意而即為謹民財之一端歟雖然此特其末

焉爾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誠使人君躬行節儉以風厲天下焚雉頭之裘却千里之駿惜中民十家之産不貴異物而貴用物不寶金玉而寶菽粟下逮三事大夫時凜素絲之節世家貴族恪遵由禮之風豈必待命市納價而始知民之好惡無偏哉如是而奇麗之源不絶淫巧之風不熄奢僭之習不革撲素之俗不成者則臣未

之敢信夫古者前朝而後市誠重其事也豈獨王

制為然耶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一